

六件器物，一份答卷。
一只水龙头，见证一个政党的承诺。四条屏里，写下一个党员的夙愿。马灯影中，映出一支队伍的初心。证书之上，刻下一个活佛的抉择。羊皮筏子，载过10万大军渡河。一张老照片，定格一个时代的脊梁。百年峥嵘，物证如碑。

每一件静物，都是不曾沉寂的诉说。从烽火硝烟到烟火人间，它们连缀而成的，是临夏大地上一脉相承的信仰轨迹。百年回望，我们仍能从这些器物中，读出“一个政党为什么能”的答案——因为人民，因为信仰，因为每一个时代，都有一群挺身而出的前行者。

水窖·布楞沟村史馆



布楞沟村新貌



集雨饮水工程



村民吃上了自来水

东乡语里，“布楞沟”的意思是“悬崖边”。这里曾经水比油贵，祖祖辈辈靠天吃水——要么喝收集的雨水，要么往返30公里到洮河去拉水。

从“行路难、吃水难、增收难”到“基础设施完善、产业多元发展、生态持续改善”，布楞沟村到底经历了什么？

2013年2月3日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布楞沟村。在村民马麦志家，他看水窖、问水质，留下一句话：“要把水引来，把路修通，把新农村建好。”20天后，15公里引水管道破土动工。当年6月，清澈的自来水流进了布楞沟的农家院落。

——靠车拉、靠驴驮、靠人背的吃水历史，从此结束。

这口水窖不深，却装着一村人的念想。

“吃水不忘总书记”——这口水窖告诉所有人：共产党人说过的话，一字一句，都算数。

马灯·景古缘家楼红军长征遗址



马灯

缘家楼遗址

90年前，红军路过临夏，留下了这盏马灯。如今，灯罩锈了，灯芯没了。一盏灭了90年的灯，为什么至今还亮在人们心里？

1936年8月，红四方面军长征先遣部队到达康乐县景古地区。纪律严明、秋毫无犯的红军，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。他们建立了苏维埃政权，散发传单、公布纪律。临走时，给当地百姓留下了这盏马灯。

灯很小，光很弱。但就是这点光，照亮了小山村的夜，也照亮了黑暗中摸索前行的人。

景古缘家楼，是红军长征途经临夏，唯一保存下来的旧址。

马灯会灭，灯罩会锈。但那支队伍在百姓心里点亮的火，90年了，从未熄灭。

革命烈士证书·肋巴佛革命纪念馆



怀来仓·肋巴佛



革命烈士证书

他叫怀来仓·肋巴佛，是卓尼康多寺和松鸣岩寺的第十八世活佛，却放弃一切去领导农民起义，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从活佛到共产党员，这一步，他到底跨过了什么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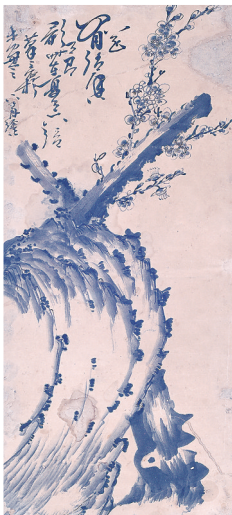
1943年，肋巴佛率领6个民族的群众揭竿而起，起义遍及甘肃南部20余县。1947年春，经中共甘南民变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介绍，肋巴佛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——他是甘南藏区最早的藏族共产党员，也是全国唯一一名没有预备期的党员。从活佛到共产党员，他跨过的不是一道门槛，而是一个时代。

同年6月，肋巴佛前往延安学习途中不幸殉难，年仅31岁。这份证书很短，但他用一生回答了什么叫信仰——不在庙堂之上，而在百姓之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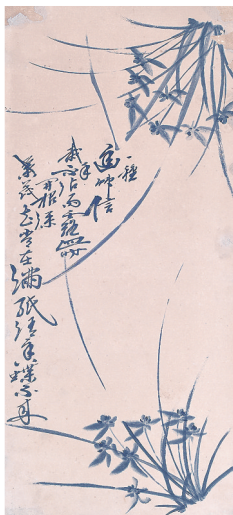
临夏红色记忆·六件器物里的百年征程

临夏融媒记者 汤雯琛 马丽雅 新林青 王有虎 王文轩

四条屏·胡廷珍烈士纪念馆



梅屏



兰屏



竹屏



菊屏



胡廷珍

90多年前，一位年轻人在窑洞里画下《梅兰竹菊》，落款是个化名。画这幅画的人叫胡廷珍，是临夏第一位共产党员。画完他就走了，再也没有回来。为什么这幅画被人冒死收藏了近90年？

1926年，胡廷珍南下广州，走进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。327名学员，他是甘肃的代表。听毛泽东讲农运，跟恽代英学理论——这段经历，让他懂得了中国的农村、农民和革命。学成回来，他建立中共导河特别支部，在

临夏点燃第一簇革命火种。1927年，他在战友王孝锡家窑洞里隐蔽，画下《神鹰独立》和《梅兰竹菊》四条屏。落款“子丹林廷桢”——每一笔都是随时可能暴露身份的危险。画完不久，胡廷珍远赴新疆，1933年被反动当局杀害，年仅31岁。王孝锡牺牲后，五弟王干城接过这几幅画。

从白色恐怖到和平年代，两代人守护近90年。《梅兰竹菊》——四君子，画的是一身傲骨，守的是一个信仰。

羊皮筏子·解放军抢渡黄河纪念馆



羊皮筏子渡大军



“黄河不会忘记”雕塑

1949年，王震10万大军兵临黄河。黄河水奔腾咆哮，而他们渡河的工具——就是用羊皮吹起来的筏子。靠几块羊皮，怎么渡过黄河？

1949年8月，敌军破坏渡

口，断言天险难渡。沿岸各族群众一夜凑出200多只羊皮筏，500名船工把命绑在筏子上。8天8夜，10万大军全部渡河，没有一只筏子翻沉。毛泽东同志说：战争的伟

力之最深厚的根源，存在于民众之中。70多年过去，羊皮筏子已干瘪，但历史不会忘记——谁把人民放在心上，人民就把谁举过头顶。

老照片·刘家峡水电站



刘家峡水电站



劈山凿石

这是一些60年前的老照片——当时没有大型机械，没有先进设备，几十万人靠着钢钎、大锤和独轮车，要在黄河上建一座百万千瓦级的水电站。

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1958年9月，刘家峡水电站动工。那是共和国最困难的时期，但建设者喊出的口号是：“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”。

机械设备不够，就用肩膀

扛；技术手段落后，就靠人力一点点啃。导流洞断面13米见方，1000多米长，两个开挖队对着打，月进尺100米。15个月，硬是打通了。

1975年，新中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水电站全面建成。回看这些泛黄的老照片，每一双眼睛依然灼灼有光，每一张面孔刻着同一句誓言：敢教日月换新天。